

师父，你为何要碎我金丹

45

林天樱踩着飞梭，摇摇晃晃了半炷香的时间，总算飞出了那片无底深渊。

她回头望去，那一线裂缝上方白雾翻滚，愈发浓郁，又将入口完全遮蔽了起来。

略等了一等，仍然不见陆流上来，她实在不耐烦了，便用纸符折了只小鸟扔进去。若是陆流一炷香后还未出来，纸鸟会啼鸣，提醒他出来，接着进行之前商定好的计划。

按照她已经有些模糊不清的记忆，仇天重塑躯体后，应该会直接强上了秦绒绒，然后秦绒绒的修为也会攀升一截。虽然还是远不能与她相比，但终归有了被正视的资格。

「太慢了.....就让我来帮你一把好了。」

她当然知道陆流没对她说实话，因为她自己亦是如此。秦绒绒既然是天道如此看重的人，她自然也不能那么快杀了她。但不管是让她疼一疼、怕一怕，或者让仇天拿走她的清白，令她吃点苦头，这总是可以的。

他们都是一心追求大道的人，陆流总犯不上在这种无伤大雅的细节上与她计较。

更何况，若是秦绒绒的修为上涨太慢，这世界进程无法推进，她也会等得不耐烦。既然陆流拦着，不让她「揠苗助长」，那她也只能寻点旁的法子了。

天际阴云密布，浓雾翻滚，不时有能量光芒爆出，接着就是阵阵惨叫。这种天材地宝与机缘共生之地，显然不可能平静，无论是争抢机缘还是夺宝杀人，最后总要动手的。

而她这次来三界战场，除了要把之前的事安排上正轨之外，还有件更要紧的事情要办。

以前她修炼至炼虚期时，曾经重返三界战场。那时战场未开，她用破界珠将结界撕开一条裂缝，强行钻了进来。

在战场最西方的边缘地带，有一株惊云安神果，三千年一开花，九千年一结果。这东西能帮助炼虚期的修士晋入合体时安神宁心，纵然有心魔入侵，亦能岿然不动。

只可惜前世她进来时，惊云安神果刚长出第一轮的花骨朵，丝毫没有开花的迹象，更别说结果了。算算时间，它上一次结果的日子，正是三界战场开放、也就是她第一次进来的时候。

既然知道了时间，这一次来她自然不能错过。

林天樱一边出神地思考着，一边往前飞，倏然间，她面前有柄飞剑急速飞来。林天樱目光一冷，猛然出手将飞剑击碎，尔后

抬眼看向面前。

一个男人跌跌撞撞地飞到她面前，待看清她的脸之后，悲愤的表情瞬间一变，惊喜道：「天樱！」

竟然是尘樊。

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」

尘樊喘了两口气，解释道：「你们下水后不久，那湖面竟然结冰了，而且冰面极为结实，用法宝都无法破开。我们无法，等了一段时间不见你们上来，只能先行离去，打算等战场关闭、强行将人送出之后再找你们汇合。我离开后与万药山中人走散，偶然在山里寻到一株极为珍贵的雪灵芝，却不想早就被人盯上，想强抢。」

正说着，后面追杀尘樊的人已经赶了上来，见尘樊与林天樱只有两个人，于是喝叫着让他们交出灵芝，便饶他们一命。

林天樱在心里暗自思忖，她这一路受尘樊帮助颇多，天道上已算是欠了他人情，若是此时丢开不管，心猿有缺，对日后大道有碍。

想到这，她便出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这些人。等他们跌跌撞撞地带伤离开，林天樱转头看去，尘樊正目瞪口呆地看着她。

「天.....天樱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」尘樊道，「原来当初你不顾我的劝阻，执意要离开万药山，也是因为你压根不需要

冰玉洗髓池的帮忙吧？」

林天樱轻轻点头。

尘樊有些懊恼：「早知如此，我又何必让我爷爷欠陆流那个人情，还把水溯玉送了出去.....」

话音未落，他就察觉到林天樱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，宛如一柄出鞘的利刃，刺得他脸颊发疼。

她一字一顿地问：「你说什么？」

46

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身边是微弱但连绵不绝的潺潺水声。

尝试着动了下胳膊，一阵酸痛从指尖传到身体的每个角落。我忍不住哀号了两声，咬着牙，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爬起来。

头发湿淋淋地淌着水，身上的裙子也完全被水泡成了一身咸菜。我顺手掐了个小法术烘干头发和衣服，又从乾坤袋里取出一套新衣服，刚要换，目光漫无目的从面前扫过去，忽然愣住。

「陆.....啊不，仇天！」

他居然跟着我跳下来了！那不是他说的对灵体有损、他无法靠近的寒髓泉吗？妈的，真不愧是魔界中人，心机好深啊，这狗东西又骗我！

我又惊又怒，心里一阵后怕。如果刚才我心一狠，直接把那盒子扔进泉水里，现在不是已经凉了？？

我心有余悸地往那边看了看，这才发现仇天似乎正在昏迷中。那张脸被水浸湿，头发湿漉漉地贴着脸颊，反而不怎么像陆流的样子了。

好在因为仇天还在昏迷，我确认周围没人后就进了白翎扇的空间，换好衣服后出来，又盯了他一会儿，我突然发现，他的长相一直在进行细微的自动调整——他正在很缓慢地变成另一个人的样子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——这才是他本来的长相吗？！

我盯着仇天，内心掀起惊涛骇浪。

眼睁睁看着他彻底变成另一个人，直到那张脸迟迟没有一丝变化，我才意识到这场蜕变结束了。左等右等，始终不见仇天醒来。我刚站起身走了两步，身后忽然传来一道微弱的男声：

「林.....天樱，你为什么骗我.....」

我步履一顿。

「你和陆流这么做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」

转过头，仇天仍然躺在原地，昏迷不醒。只是细细看去，他双目紧闭，眉间流露出痛苦不解的神色。那张脸长眉斜飞入鬓，鼻梁高挺，原应该是张扬的、冷酷的，此刻偏偏流露出一像魔修的脆弱。

我默了一默，转头去把仇天扶起来，背着他往出走。

所幸我好歹也是个结丹后期的修士，略施法力便足够轻轻松松背着他。身周一片昏暗，脚下有数条涓涓细流，其中仍然残余着几分寒髓泉的冰冷。我踩着泉水和湿漉漉的青石地面，慢慢向唯一有光源的地方走去。

一边走，一边回忆之前零零散散的事。

因为害怕被七情六欲火控制的仇天对我做出什么事，所以我麻溜跳进了寒髓泉。进去后的下一秒我就后悔了，因为一种铺天盖地的尖锐刺痛瞬间遍布我的全身。更要命的是，这种疼并不是针对我的身体，否则用法力强逼出去就好。

它在疯狂刺激的，是我的神识和元婴。

越往水下沉，那种疼越剧烈，几乎是成百上千倍地增加。我一个现代五好青年哪里受过这种痛苦，痛经都是我的极限了。于是我强忍着拔剑自尽的冲动，拼命在脑中搜寻可以缓解疼痛的方法。

然而，还没等我想起来有什么好方法，身边忽然出现了一群莹蓝色半透明的小鱼。它们浑身透着水母般的光泽，看上去美丽而无害。

这鬼地方怎么会出现生物？

还没等我疑惑完，为首的一条鱼忽然张开嘴，露出满口细碎锋利的牙齿，恶狠狠地朝我咬了过来。

我握着饮雪剑，用力一挥，巨大的光芒束把一群鱼掀得东倒西歪，下一秒却又完好无损地朝我扑了过来！

为首的鱼一口咬住了我的手腕，一霎间，一股直冲天灵盖的疼痛让我尖叫出声。仿佛神识撕裂一般的剧痛中，我眼前的泉水模糊成一片白光，意识也渐渐消弭。朦胧间，我似乎看到一个逆光而来的人，轻轻向我伸出一只手。

那手指上戴着一只很奇怪的黑色戒指，上面烫金镶玉，隐隐呈现出一个八卦阵图的模样。

我看不清手的主人的脸，只能听到他刻意模糊的声音。

他说：「回来吧。」

下一秒我就晕了过去。

再醒来就是在这个破地方了。

一天之内昏迷又醒来两次，我不得不感叹这种倒霉的穿书法，全天下大概也就独我一家。好在眼前那团光越来越亮，也越来越明显，我便觉得脚下步履轻快了不少。

跨出最后一步，我站在山洞门口，感受阳光肆无忌惮照射。从温暖到滚烫似乎也只是一瞬间的事，下一瞬，我后背那股轻微的重量骤然消失了。

我汗毛都快竖起来了，拔出饮雪剑，猛地一转身，果然看到仇天已经清醒过来，正靠在山洞的岩石壁旁，冷冷地看着我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他好像有点变化。虽然眼看变得更危险了，但身上那股针对我的杀意和轻蔑，忽然减轻了不少。

我半提醒半警告地说：「大哥你可别忘了，是我把你背出来的。我要是把你丢在原地，说不定.....」

说实话，说不定会发生啥我也不知道，但有的时候这种意犹未尽的留白更能给人以想象的空间。

果然，仇天眯了眯眼睛，身上那股危险的气息忽然褪去了一些。

他拍拍手，站直了身体：「走吧。」

「走？走哪儿去？」我诧异地看着他，目中下意识染上警惕，「我警告你，我好歹也是有着本命法宝的结丹修士，再怎么样你要杀我都是要用点成本的.....」

「结丹期？」仇天嗤笑一声，眼中明晃晃的不屑，「我从前抬抬手指解决的结丹修士，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了。秦绒绒，你不过仗着白翎扇和饮雪剑才能让我重视几分，现在还真把自己当成什么重要人物了？」

我被这狗东西毫不客气的话气得火冒三丈，但是在心中暗自一衡量，又觉得打不过他，只好忍气吞声地按捺下来，转身欲走。

跨了一步，没迈动。低头看去，有道细细的黑色光链缠着我的脚踝。

我转头瞪着仇天，他不耐烦地抬了抬眼皮：「让你跟我走就跟我走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」

「你讲不讲道理的？！」

「秦绒绒，我要杀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，你要我跟你讲道理？」仇天轻轻一拽那条光链，我就到了他身边，「若是在那洞府之中你不反抗、不跳寒髓泉，直接与我交合，还哪来这么多麻烦。」

「????」

我睁大眼睛看着他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「你.....你说啥？」

「这枚炼魂塑骨丹就算是在仙界也难得一见，光我重塑身体漏出的点滴能量，就足够你从结丹晋到元婴了。」仇天淡淡道，「若你直接与我交合，这些多出的能量都是你的。运气好的话，便能从结丹后期直接到元婴后期。」

短短几秒内，这个词儿听他说了两次，我觉得大脑有点缺氧。

「既然你方才也说了，正是你带我出了这山洞，那我也算欠你一命了，因果循环，总要找点东西回报你。」他说着，冷冰冰的手扣住了我的手腕，「走吧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能让你顺顺利利地结成元婴。」

他扫了我一眼，又补充道。

「比陆流那废物的桥心草好用。」

48

说实话，我挺想转头就跑的，但在将想法付诸行动之前，我及时想起了仇天的真实身份。他还是灵体状态下就能让化神期的尘松和金玄乖巧不敢反抗，更何况现在已经拥有了完整的身体？我一个结丹后期的小修士，能怎么办？

打不过啊打不过。

别无他法，我只能乖巧地跟在他身后。走过这片湿软泥泞的土地，前面是一片远远看过去呈现出深红色的森林。

这颜色着实诡异，像是童话故事里巫婆住的地方。若是搁在修仙小说里，怎么着也得和魔界沾点边。我着实无法克制自己内心的恐惧，只好硬着头皮开口：「兄弟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」

仇天停步回头，淡淡地扫了我一眼：「你问那么多干吗？跟上就是了。」

从他的眼神里，我基本可以断定这就是三界战场中曾经的魔界中人遗留下来的地方。这地方，可以说是仇天的快乐老家，但不能是我的啊！

「大哥。」我狠了狠心，直白道，「你不会想把我献祭了吧？」

深红色的森林很难不让人想到鲜血什么的，再加上原文中仇天心狠手辣、冷酷嗜血的人设，我顿时觉得自己命不久矣。

他动作一顿，用一种关怀智障的眼神看向我。

「秦绒绒，你好歹也是个结丹期的修士，那脑袋里装的都是些什么？稻草吗？」仇天说，「你救我两次，助我得到炼魂塑骨丹用以凝练身体。因果命数上我已是欠你良多，若是再伤你，天道都不会放过我好吗？」

天道这个词我已经听过好几次了，虽然不解其意，但原文几个主角都这么在乎，想必是很了不起的厉害玩意儿。这样说的话——

我很快抓住了重点：「也就是说，你现在不能对我动手了是不是？你根本杀不了我对不对？」

仇天眯起眼睛，轻轻点头。

「很好，再见。」

我转头就走，然后刚跨出一步，就被仇天提着后领拎了起来。

我在半空中挣扎：「你干什么？你要是伤害我，天道都不会放过你哦！」

「谁说我要伤害你了？」仇天嗤笑一声，「秦绒绒，你别想跟我要花招。我若真想杀你，有一千种一万种法子可以避开天道的监视，我只是……」

「只是什么啊？」

「懒得杀你，你一个结丹后期的人修，于我而言不过是蝼蚁罢了。你会追着一只蚂蚁，执着地要踩死它吗？不会的。秦绒绒，我此番带你去红蝎林，不过是为了带你去寻一场机缘，用以回报你的救命之恩。若你撑得过去，与此有缘，修为自然大大提升；若你撑不过去，是死是活也与我无关。」

他和陆流的笑面虎人设是不一样的。我从没有哪一刻的认知清晰过此刻。仇天看上去更像魔修，或者说心无旁骛的修士。虽然听上去特别不近人情，但起码这些话他明明白白地说出来，让我不至于提心吊胆。

「更何况，林天樱一心要杀你。你不提升修为，难道要坐以待毙，永远等着陆流来救你？」

空气忽然凝滞了，安静了好一阵，我深吸一口气。

「放我下来，我跟你进去就是。」

49

红蝎林，顾名思义，深红色的树林，里面不时爬过成群结队的红色蝎子。

在现代时我最怕昆虫，一只西瓜虫或者蟑螂都足以让我尖叫十分钟。但此刻我毕竟是一个修士，如果看到蝎子就大呼小叫，那也太不符合我的修士身份了。

要知道，之前仇天可就怀疑过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秦绒绒了。

于是我强忍住害怕，跟在仇天身边，一声不吭地往前走。他重塑身躯后显得很是很高大，我这在女修中已是颇为高挑的身材，在他身边都显得十分小鸟依人。抬眼去看时，能看到他下颌流畅的线条，和一双睫毛覆盖下冷得仿佛结了冰的眼睛。

仇天忽然道：「说两句话。」

我：「啊？？」

「习惯了聒噪的声音，此番安静下来倒觉得怪怪的。你不说话，我还以为你在心里骂我呢。」

妈的，这魔王是个抖 M 吧？

我想了想，问他：「你想听我说什么？」

「随便。我见你傻乎乎的，之前还想着套我话，想必有不少问题要问吧？」

还真有。既然他主动提起，那我也不客气了：「你重塑身体那枚炼魂塑骨丹，是仙界的丹药吧？我之前听到你和林天樱说什么金仙留下的……」

「哟，耳朵还挺灵。」仇天颇为意外地扫了我一眼，很耐心地解释道，「没错，的确是数万年前仙界的大罗金仙留在人间的一颗丹药。林天樱偶得了一张藏宝图，这才带我赶了过来。」

「这……是一颗成品丹药？」

仇天有些不耐：「是啊，你想说什么？」

我想说什么你还不知道吗？！我翻了翻眼睛，留给他一片静默。果然安静使人觉醒，仇天顿了顿，也意识到了不对：「……仙界的東西是不能全須全尾地帶到人界的，何況是丹藥？」

你可算想明白了啊。

其實我本人並不太了解修仙界這些雜七雜八的潛規則，不過原文里寫過，因為仙界與人界的屏障規則，所以那顆仙丹實際上只是半成品。但從仇天的表現和他這副新身體來看，顯然那是一顆完整的煉魂塑骨丹。

並且，原文中他們並沒有得到什麼藏寶圖，是偶然掉進密室後才發現那東西的。

我想了又想，总觉得这些异常绝非是我穿书后引起的蝴蝶效应那么简单。联想到之前的某些蛛丝马迹，直觉告诉我，事情肯定和林天樱脱不了干系。

50

我和仇天在林子里兜兜转转走了两个多小时，视野骤然开阔。

面前出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淡红色湖泊，眯着眼睛远眺，能隐约看到湖心的一处小岛。仇天冲我扬了扬下巴：「别的事先不管了，我要带你去的地方就在那座岛上。」

「島？」

「紅蝎林得名是因為那群紅色毒蝎，出名却是因為島上的蝎靈果。」仇天还挺有耐心地給我科普，「蝎靈果是紅毒蝎給幼崽

准备的成年礼，带有剧毒，能直接以毒攻毒，使元婴时的心魔消弭于无形。」

「你说啥？？」我怀疑我听错了，「剧毒？大哥你莫不是忘了，我是人修，不是蝎子。这剧毒在消灭心魔之前，真的不会先把我毒死吗？」

「.....我还没说完，你别急着插话。」仇天一脸无语，「普通的蝎灵果自然带有剧毒，谁碰谁死；但机缘巧合之下，总会有那么一两枚蝎灵果变异为更厉害的蝎灵圣果，不但毒素不会伤你，反而会变作灵力，进一步提升你的修为，可比陆流的桥心草管用多了。」

我发现了，仇天若是生在现代，必是饭圈引战达人，这捧一踩一未免也太熟练了。

他说：「你找艘船过来，我们这就去岛上找蝎灵圣果。」

我有点懵：「船？能去哪里找船啊？」

「你有什么船型法器就拿出来呗，陆流给了你那么多东西，难道你还指望我当场砍树帮你造船啊？」

这人嘴真是毒，要不是我打不过他，他现在已经被我扔进湖里了。

我在乾坤袋里翻翻找找，还真让我找出一艘银白色的小船。是陆流之前塞在那一堆防身器具里的，上面银光闪闪，还隐约

鳞片的形状。打进一道法力，再扔上湖面，就自动长成了一艘能容人的小船。

仇天大步跨了上去：「走吧。」

这船上镶嵌了许多高阶的风系灵石，因而行驶速度极快。我站在船头，看着仇天挺直的背影，在心中暗暗琢磨，趁其不备将他忽然推入水中然后自己驾船逃离的可能性有多大。

仇天仿佛有读心术：「别想着推我下去。若是无我灵力从头到尾一直包裹着整艘船，几息间你就会被湖里的东西吞掉。」

.....好吧，打扰了。

接下来我安心坐在船里闭目养神，直到仇天说了句「到了」，我才睁开眼，和他一同下船上岛，没忘记把船重新收回乾坤袋。

我问仇天：「你说的那果子在哪？」

「就在前面那棵树上。」

我看了看前面，一颗嫩绿的小树苗被无数粗壮的藤蔓簇拥着，藤蔓上挂满了鲜红的果实，然而小树苗上空空如也。

「你确定吗兄弟？」

仇天看了一眼，正要说话，忽然面色一沉，高声冷喝：「是谁，给我出来！」

入耳的是脚踩枯叶的碎裂声，我寻声望去，看到一双银白色的靴子，再往上，仙风道骨的白袍，一张熟悉的、本该带笑但此刻面无表情的脸。

陆流拿着一颗金红色的果子，冲我淡淡道：「绒绒，过来。」

51

现在的场景十分尴尬。

不大的岛屿上，我和陆流、仇天站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。陆流面无表情，仇天也面无表情，我谁也得罪不起，只好冲着他们尬笑。

「绒绒。」陆流仿佛没有看到仇天一样，盯着我，又重复了一遍，「过来。」

我没动。他的眼神很不对劲，陆流从来都是笑面虎，永远一张带着微笑的脸，让人摸不透他心里究竟是什么想法。可是此刻，他看向我的眼神.....实在是太冷了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突然道：「师父，林天樱呢？」

「她有事，先走一步了，你问这干什么？」

他答得熟稔而自然，我打了个寒战，下意识后退了一步。微妙的三角阵型被打破，陆流的眼神更冷了，他说：「秦绒绒，别让我再重复一遍——过来，离仇天远一点。」

「呵呵。」仇天在旁边抱胸冷笑，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指使她？这是本君答应给秦绒绒的礼物，你就这么抢过去，算什么男人？识相的就赶紧把蝎灵圣果还回来，否则别怪本君不客气！」

我在心里鼓掌，果然是魔君，够勇够刚！仇天话音刚落，陆流头也没回地一甩手，一点赤红的光芒以极快的速度飞向仇天咽喉，他眼神一凛，仰头避过了这一下。噬火在空中停滞了一下，又飞快回到陆流手里。

仇天一声冷喝，指尖蓦然涌出一簇漆黑的火焰，那火飞速燃烧起来，被风卷着向陆流追了过去。陆流将噬火横在身前，那柄几乎完全透明的匕首毫无保留地放出光圈，把火焰全部吸了进去。

「.....」仇天停顿了一下，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惊讶，「你.....大乘期？」

大.....大什么？

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原著里陆流是化神期，我穿越后他跟我说他是炼虚期，现在怎么就直接跳过合体，到大乘期了？吃激素也没这么快吧？

陆流没回应，反而舒了口气，淡淡道：「看来，魔君已经重塑身体，恢复了实力。」

他竟然.....什么都知道。

知道仇天的存在，也知道之前的仇天没有身体，那也就意味着他很清楚林天樱的为人和目的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能对林天樱死心塌地，甚至连她的去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

我顿时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我一个傻子。

大概是因为心中暗自评估过双方实力，意识到他们俩若真打起来就是不死不休的结局，这两人倒是恢复了表面和平。

仇天站在原地，冲我道：「秦绒绒，既然那是你师父，那蝎灵圣果你便找他讨要过来呗。」又冲陆流道，「喂，那东西既然你提前过来拿了，想必也是为了秦绒绒吧？」

虽然我暂时摸不清陆流的真实身份，不过他对我好倒是真的，白翎扇，饮雪剑，冰玉洗髓池，水溯玉，桥心草，还有现在这蝎灵圣果。这些东西随便拿一样出去都价值连城，偏偏他都轻描淡写地用在了我身上。

想到这里，我上前一步，正要往陆流那边走去，眼前忽然有道光一闪。我眯了眯眼睛，再睁开时，御剑而来的林天樱已经落在了地上，冲陆流伸出一只手，取走了那枚蝎灵圣果。

「我来得还算及时吧？陆流，多谢了。」

52

我的手十分尴尬地在空中僵了三秒钟，又默默缩了回来。为了掩饰这种自作多情带来的诡异气氛，我在原地跳了两下，假装自己正在做广播体操。

然而无人在意。自打林天樱出现后，陆流的眼神就没往我身上瞟过一下，就好像有人拿 502 把他那对眼珠子贴在了林天樱脸上。

原著里的他每每见到林天樱，就会有这样的描写。我心头蓦然淌过一丝凉意：我和仇天失踪的这段时间，陆流和林天樱之间发生了什么？剧情又拐回原来的轨道了？

再转头看看身后的仇天，他虽然也在看林天樱，不过眼神却格外冷峻。

明明是四个人的电影，但显然我暂时没有姓名。

金红色的蝎灵圣果只在陆流掌心停留了短短一瞬，很快就轻盈地跳到了林天樱手上。她淡淡笑了一下，反手把东西收进乾坤镯。

我这才突然发现，他们拿的储物道具都是镯子戒指什么的，偏我还是最原始的乾坤袋。这就是名门出身的女二号背景吗？看起来和人设不太符合啊。

林天樱转过头，目光从我身上掠了过去，直接落在仇天身上。那原本戏谑的眼神忽然一下就柔软下来，她轻声说：「仇天，你成功啦？」

仇天仿佛站在奥斯卡颁奖现场，神情瞬间变化成某种过度刻意的深情：「天樱，你还好吗？之前说的事……」

林天樱冲他点头：「放心，一切顺利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

两个人的目光在空气中交缠，硬生生在这个修仙世界造出一副甜得发腻的粉红色场景，像极了烂俗偶像剧里会出现的情节。但是太假了，我几乎能看到两个人表情下喷薄的演技，仿佛在刻意走剧本。

摸摸胳膊上的鸡皮疙瘩，我带着一种看戏的心情看向陆流，却猝不及防撞上他的眼神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已经从林天樱那里转移到了我身上。

复杂深邃，似乎藏着千言万语。

我愣了愣，默默垂下目光。

「秦绒绒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」

这声音是用灵力传音进我耳中的，除了我，并没有其他人能听到。我在心里口吐芬芳，我想什么？我只想认真提升修为，好好活着，然后离你们这对纠结三角恋越远越好。

「最后说一遍，过来。」

我默默后退两步，退到仇天身边去。离得近了，才听到从他口中发出的嗤笑声，嘲讽的意味非常明显。

咬牙切齿地偏过头，我小声回击：「你怎么还在这里待着，不过去找林天樱？」

「你不也没去找陆流吗？人家叫了你好几遍，你都无动于衷哦。」

我扯扯唇角：「这能一样吗？我和他又不是你和林天樱那种关系？」

「我和林天樱？哪种关系？」

「反正不是我和陆流的师徒关系。」

「师徒，啧啧啧。」

我忍住扇他两巴掌的冲动，远远地看着陆流和林天樱的方向。大概是我的眼神终于不闪不避了一次，林天樱终于肯正眼看我了。

「秦绒绒，原来你还活着啊。」她挑挑眉，看向仇天，「怎么还让她活着？直接杀了了事吧。」

53

我心中了然，仇天肯定是不杀我的。我于他有两次救命之恩，他杀我就是和天道过不去。

更何况，他昏迷那会儿，嘴里说的那些话，明明白白表示林天樱有些事骗了他，而且还有和陆流谋划了什么。他已经不可能再信任林天樱了，刚才也不过是在对戏而已。

果然，仇天说：「秦绒绒救我两次，我若杀了她，心猿必然有缺，此生都无缘大道。」

林天樱略带遗憾地说：「那好吧。」

「喂，陆流。」仇天说，「那枚蝎灵圣果，我原本是替秦绒绒准备的，你既然给了天樱，总要再寻个什么东西出来替代给秦绒绒吧？她修为卡在金丹许久，只差这临门一脚便能凝成元婴了。我先告诉你，桥心草那玩意儿没什么用，顶多增加一成成功率，心魔还得秦绒绒自己扛。」

「稍有不慎，就是形神俱灭，不入轮回的下场。」

听他说得这么恐怖，我额头直冒冷汗：「别吧兄弟，你最好是在空口恐吓我.....」

「蝎灵圣果是天地之灵物，何来你准备一说？我早就答应了天樱要把此物给她，东西自然是她的。」陆流冷淡道，「至于秦绒绒，这是我的徒弟，就不劳魔君费心了。」

「哼，你当我想理你？」仇天不耐烦道，「若不是我欠秦绒绒人情，才懒得理你们师徒俩的恩怨情仇——你就说吧，秦绒绒的元婴怎么办？」

「不劳魔君费心。」

陆流似乎懒得和仇天说话，一句堵回去之后便又看向我：「绒绒，我不知道仇天跟你说了什么，但我们师徒多年情谊，总不能被他说三言两语抹杀——我从前如何对你，你也是看在眼里的。」

我扯了下嘴角，呵呵一笑：「是啊，师父，你从前对我多好啊。冰玉洗髓池是你帮我争取来的，天材地宝和各种法宝也是你赐下给我的，我特别感激你.....」

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陆流忽然放松下来，就像有什么无形的禁锢，从那一刻起在他身上消失了。

「但是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和林天樱现在是什么情况？」

我抬起手指向他身边的林天樱：「我可以接受你因为提前承诺把蝎灵圣果给她，反正那玩意儿我也并不是很想要。但是——你刚才也听到了，她想杀我。」

「她没杀你，绒绒，那是气话。」

我忍住骂脏话的冲动，心底却渐渐有股委屈冒上来，让我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脆弱的哭腔。我觉得这样很丢人，但克制不住。

「好，那我告诉，之前在那个仙莲门，你们下水之后，青叶视而不见，看着她举剑追杀我。陆流，你以为我为什么会无缘无故跳下水去，还不是因为她要对我动手！之后她当胸一剑，把我扎了个透心凉，如果不是因为.....我命大，我早就死了！陆流，她真的要杀我，你又要怎么办？你还要跟她站在一起吗？」

想到之前陆流说融了水溯玉的白翎扇是绝密，我还是把那三个字吞了回去。

「一个结丹期修士，被我一个筑基期『后辈』追杀，说出去也挺好笑的呢。」

林天樱在一旁冷嘲热讽。我不想理她，只是咬着嘴唇，死死地盯着陆流。

按理来说，我很清晰地知道这是本虚构小说，也知道无论仇天还是陆流，他们的感情线在作者安排下，都是属于女主的，与我无关。而即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改变，对我突然格外好，我也不该对他产生什么感情。

但理智是一方面，情感又是另一方面。在这样四面楚歌一知半解的环境里，他那样明晃晃的偏爱和照顾，我一个二十多年没谈过恋爱、天天被甲方摧残的卑微社畜，又怎么可能不动心？

只是这样的动心，放在如今明晃晃的现实中，显得过于荒唐。事实证明，小说就是小说，无论之前如何偏离轨道，当世界线收束，一切仍然都是女主的。

「先别说这些，跟我回天元门，我们有话回去说。」陆流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莫名的焦躁，「绒绒，乖，听话。」

我摇摇头，慢慢后退：「师父，我不会再信你了。三界战场已近关闭，我要去十万大山那边历练，我们今后有缘再见吧。」

陆流看着我的眼神冷了下来。

「绒绒，别怪我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」

他说完这句没头没脑的话，我还在疑惑时，陡然有股剧痛从丹田冒了出来。我捂着肚子弯下腰，丹田内视，看到白翎扇中有密密麻麻的金色丝线冒出来，牢牢缠住我的金丹。

下一秒，光芒大盛，它便彻底碎裂成粉末，消失无踪。

54

「秦绒绒！！」

我做梦也没想到，第一个朝我扑过来的人，竟然是仇天。

他动作比陆流还快，在我身体软倒下去之前及时扶住了我，然而抬起眼睛，对着陆流怒目而视：「陆流你是不是有病啊？！秦绒绒到底是不是你徒弟？你不要就给我算了！」

我眼前一片朦胧，泪水和汗水混作一团，蜇得眼球生疼。曾经我以为最剧烈的疼痛就是痛经，但那也就是两颗 eve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——事实上，修仙世界里任何事情的程度上限，都远远超出我的想象。

丹田处的疼并未有所缓解，反而随着时间流逝愈发剧烈，就好像有人拿着一把烧红的刀子在往我腹部捅。我死死咬着下嘴唇，把面前仇天的衣袖揪成一团：「我不玩了.....我不玩了！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家！」

仇天的手一路从我后背滑到手腕，原本那是很冰冷的温度，可对我此刻的我来说，竟然是温热的。

片刻的静默后，我听到他暴怒的声音：「陆流，你碎了秦绒绒的金丹？你疯了吧？蝎灵圣果不想给就别给，秦绒绒是你徒弟，不是你的宠物，她爱去哪儿去哪儿，用不着你管吧？」

陆流冷道：「魔君还是先管好自己吧，秦绒绒只有待在我身边最安全。」

「你放屁！」仇天破口大骂，「安全是指你亲自碎她金丹这种安全吗？一个人族修士从炼气期开始，一步步到结丹，你知道那有多难——你怎么敢！」

内视的丹田里，我碎裂的金丹已经变成浅金色的光点，然后彻底消失无踪。浑身经脉空空荡荡，再也调不出一丝灵力。好处是起码疼痛也渐渐淡去了，但习惯了修士腾云驾雾的轻盈身体，我此刻只觉身体无比沉重，令人难堪。

「你扶一下我，拜托。」

我小声对仇天说完，随即感觉到他的手臂用了更多力气，于是感激地笑了一下，扶着他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。

陆流说：「那又如何？秦绒绒一路修炼，修为提升大都出自我手，此刻我只是收回给她的东西，魔君用不着大惊小怪。」

我感觉仇天仿佛比我本人还要生气：「陆流你要不要脸？秦绒绒是水系单灵根，就算没有你，她照样能被名门正派看中，收入门下，再不济，总能跟着我回魔界做个弟子……」

「没事。」我轻声打断他，「我有话要跟陆流讲。」

我抬起眼睛，不远处是一脸饶有兴致看戏的林天樱，望着我的眼中满是嘲弄之色。我默默把这个眼神记在心里，又转向旁边的陆流。

他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。

很好，这个眼神不闪不避，看起来很理直气壮的样子。果然是心系女主的男二，就算蝴蝶再怎么努力扇动翅膀，本炮灰终究会走上无人在意的正途。

「师父，你说得对，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，大都是你给我的。」

我慢慢地开口，刚才那股痛太剧烈了，此刻想要说话带点气势，出口的声音却格外沙哑。

陆流抿着嘴唇，神情看起来很是冷峻：「绒绒，我并不是那个意思……你跟我回纯阳峰，我有话要跟你说，金丹的事，我也会跟你解释，修为可以再炼，古语有云破后而立……」

我充耳不闻：「既然修为你拿回去了，之前赐下的本命法宝和若干宝物，我现在也完璧归赵吧。」

「我现在没有灵力了，白翎扇，你自己来拿。」

55

「绒绒。」

我想起穿越之前看小说时和闺蜜吐槽过的，这种叠字的名字听起来就是很软，哪怕是仇人叫你，听上去也格外亲昵。

陆流这一声叫得，感情颇为充沛，不知道的人乍一听，还以为那个被毁修为的人是他，而始作俑者是我呢。我有点发抖，扣着仇天的手腕用力再用力，他却只是更沉默地撑住了我，手指在我背心一下下划着。

这种凝重的气氛下，林天樱又开口了：「陆流，既然她主动不要，你何必跟她客气？正好我缺个扇风的小玩意儿，你取回来给我吧。」

陆流说：「你再等等。」

林天樱说：「我已经等得够久的了，你确定吗？」

陆流沉默片刻：「好。」

他一步步朝我走过来，走得很缓慢，但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仇天扶着我的手紧了紧，接着一道传音入密飞快打入我耳中：「我和林天樱关系特殊，不能公开和她作对。秦绒绒，此次战场之行你助我良多，我仇天不是恩将仇报的人。不知道吃错什么药，陆流这厮已经疯了，我先送你走。白翎扇你别还回去，那东西仙界都少有，不拿白不拿，今后一定有用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们后会有期吧。」

我没说话。走能走到哪里去？我现在手无寸铁，他杀我比杀鱼还简单。

「战场马上就要关闭了，我会在你身上打入二十八道敛气符，彻底封住你的行踪和气息外泄。等下空间通道开启，我就会把你送出去，送到人界的大胤国，那离十万大山并不远，或许你可以去山里找一些机缘。因为有我的敛气符，陆流和林天樱都不可能找到你——不过，我也只能帮你到这里了。」

我咬着嘴唇轻轻点头，看着一步步越走越近的陆流。他有双很漂亮的眼睛，像是晶莹的琥珀，透着浅棕色。此刻那琥珀中被封印的，是火山下暂时平静的岩浆。

「师父。」我想了想，决定在临走前吓一下陆流，「你知道吗？其实那段时间我像凡人一样休息的时候，曾经做过一个梦。」

他沉默地看着我。

「我梦到你喜欢林天樱，然后为了她，找到了万魔窟中奄奄一息的我，把我的本命法宝收了回去。你说正是因为你喜欢她，所以要替她报仇，因为我让她疼了。」

「但是你知不知道，我其实疼的时间比她更多呢？比如你为了她把我关进玄冰洞的时候，因为我和她起冲突就无条件罚我的时候……算啦，我知道你也没兴趣知道。」

感受到背后空间通道越来越明显的吸力，我冲陆流眨眨眼，深吸一口气，「白翎扇我可以还给你，但不能给林天樱，因为我讨厌她。所以，我先走了，师父。」

下一秒，我被开启的空间通道彻底吸了进去。陆流平淡的表情终于消失，从他眼中泛出了极度震惊的神色，他想追进来，却被仇天的极阴火拦住。通道很快关闭，在严丝合缝之前，仇天传来最后一条传音入密：

「你刚才说的那个梦，我很感兴趣，万魔窟可是我们魔界的禁地。秦绒绒，在人界好好活下去，我会去找你的。」

我扯着唇角笑了一下，随即就因为没有灵力保护，被空间通道乱流撕扯带来的剧痛弄得昏了过去。

昏迷前，我脑海中又出现了奇怪的画面。无名深山中的漫无边际的森林，藤蔓上荡来荡去的猴子，还有枯枝败叶上缓慢行走的人。画面从白天到黑夜再到白天，单调持续了很久，直到森林场景骤然一变，变成了某个被阵法覆盖的山洞门口。

那人的面容被雾气模糊，但仍能看出他应该是个修为强大的人。可此刻他并未尝试破阵，反而恭恭敬敬在山洞前跪了下来。

他说：「天道在上，我想让她回来。」